隨録卷之十一目録

教選攷說上

三代教人取士之法

後賢所論述

鄉飲酒禮攷附

隨錄卷之十一目錄

隨錄卷之十一

教選攷說上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朱子曰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賛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朱子曰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令也敬敬其事也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敎言之寬裕以待之也盖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由命契仍為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而待之使之優游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無恥之患矣堯言勞來正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此意也

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

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胄子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脈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鍾為宮則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嘆哉

○周官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蔡氏曰主國教化言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而使之順也○呂氏曰擾者馴習而熟之撫摩而入之畜養而寬之之謂

○周禮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平聲教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鄭氏曰司徒既以布五教于天下至正歲又書教法而縣焉象魏闕也挾日一旬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也使之立其教令使之也保猶任也受受寄託賙相給足也賓謂賓客其賢者閭二十五

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物猶事也興猶舉也三事敎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

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知音智○知謂明於事仁謂愛人以及物聖謂通而先識義謂能斷時宜忠謂言以中心和謂不剛不柔

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孝謂善事父母友謂善於兄弟睦謂親於九族婣謂親於外親任謂信於友道恤謂賑於憂貧○跡曰九族者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旁及緦麻之內也

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禮謂五禮吉凶軍賓嘉也樂謂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射謂五射一曰白矢謂矢貫侯過見其鏃白也二曰參連謂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三曰剡注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也四曰襄尺謂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也五曰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御謂五御一曰鳴和鸞謂和在式鸞在衡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也二曰逐水曲謂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

也三曰過君表若毛詩傳云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君表則褐纏旃也四曰舞交衢衢道也謂在交道而車旋應於舞節五曰逐禽左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入君以射之也書謂六書一曰象形謂日月之類象日月形體而爲之二曰會意謂武信之類人言爲信止戈爲武會合人意也三曰轉注謂考老之類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故名轉注四曰處事謂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故曰處事五曰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六曰諧聲謂形聲一也如江河之類皆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也數謂九數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布以御交質變易三曰衰分以御貴賤廩稅四曰少廣以御積冪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糅正負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廣遠以

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

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糾戒察也不弟不敬師長造言訛言惑衆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僞使之不通下下不偕上行得其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樂所以導正民之性情使乖戾不作血氣和平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地治謂鄉州及治都鄙者士司冦士師之屬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明其所治上其計簿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州長以下使各以教其所

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遵也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酺者爲人物災害之神蓋亦爲壇位如雩禜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以邦比之法師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歲終則會政致事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祭祀謂州社黨禜族酺也役田役也政若州射黨飲酒也喪紀大喪之事也四者及比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以勑戒之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辠本亦作罪衺似嗟反○衺猶惡也

○學記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當作州二十五家為閭同在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塾民在家者朝夕受教於塾也五百家為黨黨之學曰庠教閭塾所升之人也術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州州之學曰序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是也序則教黨學所升之人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之學謂之國學以教元子衆子及卿大夫士適子與所升俊選之上焉

○尚書大傳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所謂里庶尹也鄭氏曰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耰鉏已藏祈穀已入餘子皆入學年十三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餘子猶衆子也古者嫡子

恒代父而已也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立春學止上老

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上老

太師也庶老少師也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

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須白者不提携出

入皆如之按大戴禮白虎通及班志皆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尚書大傳則謂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又云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諸說不同蓋八歲至十五皆可入小學十五至二十皆可入大學也

○周禮師氏掌以媺詔王告王以善道也以三德教國子一

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

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

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敎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居虎門之左司王朝虎門路寢門也以敎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

朱子曰周禮師氏以三德敎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淸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迹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

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是惡則以得於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是惡而自不忍爲者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

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
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
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
也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
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
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
自進是以既教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
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徳之脩也不自覺矣或曰
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
三物之爲教也亦然而已詳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古之爲教德行道藝而已師氏教國子以德行故保氏養國子以道藝也鄭司農云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恪矜莊朝廷之容濟濟蹌蹌喪紀之容涕涕翔翔軍旅之容闞闞仰仰車馬之容顛顛堂堂○吳氏曰德行裡也藝儀表也養之以道而表裡俱善師氏之教成矣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蓋周人立此學之宮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祇敬庸有常也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興者因物

（以喻事道言古以剴今也微言寓意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自言曰言答述曰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雲門大卷黃帝樂也大咸堯樂也大磬舜樂也大夏禹樂也大濩湯樂也大武武王樂也○呂氏曰成均五帝之學以五帝之學政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而教之古人唯陶冶之功最深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自舜與周皆典樂之官無教導之事）以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慢聲惰慢不恭）

○王制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明七教以興民德（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齊八政以防淫（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陳氏曰此鄉學教民取士）

（之法而大司徒總其政令也）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去聲）執事（鄉畿內六鄉也）（庠鄉之學也元日所擇之善日也期日之則耆老皆會於是行射禮與鄉飲酒之禮射以中爲上故曰上功鄉飲則序年之高下故曰上齒大司徒率其俊秀者與執事蓋欲使不帥教之人得於觀感而改過從善也）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左右對移以易其藏脩游息之所新其師友之方庶幾其變也）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四郊去國百里在鄉界之外遂又在遠郊之外）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

升之學曰俊士論者論述其德藝而保擧之也大司徒命鄉大夫論述鄉學之士才德顯出同輩者而禮賓之升其入於司徒司徒考試之量才而用之爲鄉遂之吏曰選士選者擇而用之也其有才德又顯出於選士不安於小成而願升國學言司徒論述其美而升之於國學曰俊士俊者才過千人之名

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

曰造士既升於司徒則免鄉之徭役而猶給徭役於司徒也及升國學則並免司徒之役矣造成也言成就其才德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樂正國學掌教之官陳氏曰古人之教雖曰四時各有所習其實亦未必截然棄彼而習此亦互言耳

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秀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皆造皆來受教于樂正也○序次長幼之序不分貴賤之等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擧樂去食屛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古之教者九年而入庶中學九年之期也小胥大胥皆樂官之屬○方氏曰賤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屛之貴者止於二不變遂屛之者以衆庶之家爲易治世祿之家爲難化也鄉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掌爵祿但入仕者皆司馬主之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

位定然後祿之劉氏曰古者鄉學教庶人國學教國子及庶人之俊而其仕進有二道鄉學秀者之升曰選士國學秀者之升曰進士其選士者不過爲鄉遂之吏選用之權在司徒也其進士則定命爲朝廷之官而爵祿之定其權皆在大司馬此鄉學國學教選之異所以爲世家編户之別然庶人仕進亦是二道可爲選士者司徒試用之此其一也司徒升之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國子不同矣此其二也

○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朱子曰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所以明此而已

○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君長也教學立教立學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當作州鄭氏以為當作遂辭見上）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每年皆有入學之人每間一年而考校其藝之進否也離經絕經書之句讀辨志別其趨向之邪正也敬業則於所習無怠忽樂羣則於朋友無睽貳也博習則不以程度為限制親師則於訓誨知嗜好也論學講求學問之縕奧取友擇取益者而友之也能如此是學之小成也至於九年則理明義精觸類而長無所不通有卓然自立之行而外物不得以奪之矣是大成也）

○朱子曰這幾句都是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

處如離經便是學辨志是所得處他做此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
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以此大成之士而官使之其功效如此是
所謂教人之道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始教學者入學之初也有司衣皮弁之服
祭先師以蘋藻之菜宵雅小雅肄三官其始也當祭菜之時使歌小雅中鹿鳴四牡
皇皇者華之三篇而肄習之此三詩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辭蓋論以居官受任之事於其始也○朱子
曰聖人教人合下便要他用便要用賢以治不賢舉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在下思各舉其職
入學鼓篋孫遜其業也入學之時大胥之官擊鼓以召學士發篋以出其書籍等物警
之以鼓聲使以遜順之心進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夏榎也楚荊也以二物為
朴以警其怠使之收斂威儀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禘五年之大祭不三

不視學所以優游學者之心志也時觀而不語存其心也時觀而不語欲其默識之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幼者未必能問問亦未必知要故但聽受師說此七者教之大倫也大倫猶言大節也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去聲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四時之教各有正業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誦夏弦之類是也退而燕息必有燕居之學如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是也弦也詩也禮也此時教之正業也操縵博依雜服此退息之居學也凡為學之道貴於能安安則心與理融而成熟矣然未至於安則在乎為之不厭而不可有作輟也操縵操弄琴瑟之弦也初學者手與弦未相得故退息時亦必操習不廢乃能安於弦也詩

人比興之辭多依託於物理而物理至博故學詩者但諷之於學校而不能於退息之際廣求物理之所依附則無以驗其實而於詩之辭有所不能安者矣雜服冕弁衣裳之類先王制作禮各有服極爲繁雜學者但講之於學而不於退息時精求雜服之所由制則無以識其義而於禮之文有所不能安者矣興者意之興起而不能自已者藝即三者之學是也樂好也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之時必有正業則所習者專而志不分息焉游焉之際必有居學則所養者純而藝愈熟故其學易成也○吳氏曰藏謂入學受業時藏其身於所學之書脩謂治其正業息謂退息私居游者玩物適情之謂○朱子曰言入服各有等降若理會得雜服則於禮思過半矣

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

○班固志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秀者移國學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于天子學于太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

○射義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

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又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又曰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鄭氏曰三歲而貢士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一人小國一人疏曰澤宮於寬閑之處近水澤而爲之射宮郎學宮葉氏曰貢士而擇之助祭者所以示敬而不敢專爵祿也

○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適謂得其人也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弓矢號曰命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

謂之誣誣者天子絀之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
爵地畢也
○董仲舒曰古之王者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
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
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
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
修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
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

右三代教人取士之法

程子顥言於宋神宗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

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醇人情未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教勵之使然耳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

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于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

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太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師者使教于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爲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酒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擇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其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羣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爲郡守與師

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徃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卞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年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郡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郡之長無或專其私

苟不以實懷奸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其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莅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淳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尙於此

○程子嘗爲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

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

○程子伊川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試上舍補内舍蓋無虛月皆糊名考校排定高下煩勞費用不可勝言於學者都無所益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今立法改試爲課有所未至

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舊制考察行藝以不犯罰爲行試在高等爲藝者注官免省試免解三等旋擢今不用舊制只於內舍推擇才學行藝爲衆所稱者升爲上舍上舍學行堪爲時用者長貳狀其行能聞于朝廷或曰既不用舊考察法則未知長貳如何推擇狀其行能其條月事實各合如何推擇如有不當亦何防察曰舊法專據文簿計挍等差今只委長貳以公議推擇凡所推擇一繫長貳鑑裁長貳公明與否則係朝廷所任用在朝廷豈可不信所倚用而專考驗於案牘自古雖賢之善未聞如此今但求學行才先堪爲時用者聞于朝廷所狀行能各進其人之所有既推學行才先之入推擇不當自有論律○此當時有司所難而夫子所答節其本文以附下同又國學解額嘉祐以前一百人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改作解額百

百人歲歲增添以外處解名比之五百人額當有萬餘人奔湊使萬餘人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所費財幾何所破産幾何少年子弟遠父兄而放蕩者幾何以萬餘人聚之京師弊害不可勝言今欲量留一百人解額餘四百人分在州縣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趍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況人於鄉里行迹易知冒濫之弊因以少革又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長貳以下尊禮之又置待賓吏師齋學錄一人專主供億無其人則闕之所謂道德

之士不必遠引古者以近時言之如胡太常瑗張著作載邵推官雍之輩其所居之鄉學者不遠千里而至願一識其面一聞其言以為模楷有如此之人至于京師則長貳造門求見道學者願得矜式之意迨請居于堂中或時來往或淹留不獨學者得以矜式又以見長貳之為教不敢足諸已既上求古之人復時采今之士取善服義如恐不及乃為教之大本化人之要道或曰有賢可尊朝廷自當褒顯以勸多士不應有遺不可郤於學校立法延請又道德之士出處去來不應如此曰雖是朝廷褒顯之士苟未大用何妨學校延請何必須朝廷所遺然後方得禮請不應有遺之說大非朝廷求心雖占盛治之世賢才並用尚旁求博采未嘗敢言已無遺也夫與人為善君子所樂亂國之賤夫子亦往從大學之禮請而云道德之上出處去來不應如此者未知君子出處去就之道者也

又立檢察士人行檢等法

欲厚風教必自士人始近世士風薄惡士人不修行檢或無異於市井小人朝廷未嘗有法以教勵檢束之近年方有檢實舉人條貫今來立法更加旨益使之諭飭蓋發之人有所忌憚而天下知朝

廷欲厚風教之意言俗漸化又立觀光法四方士人願觀光者掌儀引入游覽堂舍觀禮義聽弦誦不得入齋二人願觀講說者聽堂上相見太學首善之地將以流化天下從來賓客不得過客位天下之士徒聞朝廷有學不得見其規制視其法度所以今來立觀光之法若其通客之時則學制自有明文願聽講說者即是賓客學制門吏白齋或學後報所見之人相見自有常儀坐位自有齒爵

日三舍升補舊法完密不可以廢惟今長貳推擇行藝衆所稱者行藝卽無可據恐入請不限別致爭訟日入之美行天之尊爵莫過於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不知前日有書此而蒙考察者乎夫援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互立之以格考之以文則入案跡以求差殊爭心所以起也援之賢才重其

委任則人無辭以逃分義訟所以息也今以專任長
貳爲不可是不知治體之甚古之時天子擇宰相而
任之政宰相擇諸司長官而委之治諸司長官各擇
其屬而授以事治功所以成也後世朝廷授法必達
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前日考察之法是也始
於諸齋而由正錄博士以及長貳諸齋所取學官不
得有易學官所考長貳不得有易易之則按文責罰
人於罪矣是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
以不治也今欲朝廷責在長貳長貳自委之屬官以
達于下取舍在長貳則上下之體順而各得致其功

先王爲治之道也議者必謂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
其人不若使防閑詳密爲可循守也此世俗鄙論爲
足以言治道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
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
足以成人才乎自古以來未有如是而能成治者也
葉氏曰尊賢謂道德可矜式者待賓謂行能可賓敬者吏師通於治道可爲吏之師法也三者皆才德過人者延禮之使士人知所向慕
程子又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
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旣入學
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有養若士大夫之子則

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旣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

又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於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遜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

得乎
人口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于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于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民莫不從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爲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底善治乎

○問民峯丘曰古者舉士於鄉自十五出就外傅學於

家塾州序其學者何事也曰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書其賢性近道才行合理鄉老鄉吏會合鄉人於春秋之祭祀鬼神而書之者也三歲大比鄉老鄉吏及鄉大夫審其性之不悖於道也行之不反於理也賢其書之先後無變也乃入其書於司徒謂之選士選士學於鄉校其書之如州序三歲大比鄉大夫及司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於樂正謂之俊士俊士入國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以上觀古道樂正官教以時校其業之精否而勉勵之三歲大比樂正求其精者於王謂之進士王命冢宰會天下之進士

論其資性才行學業某可以爲卿歟某可以爲大夫歟某可以爲士歟卿闕則以可以爲卿者補之大夫闕則以可以爲大夫者補之士有闕則以可以爲士者補之三年一考其績三考黜其不職陟其有功者是故朝無幸官野無遺賢毀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大小當其位才之高下當其職人務自脩而不僥倖於上人知自守而不冒昧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用其身人能有恥而不苟從於利此所以仕路請政事治風俗美天下安寧四夷慕義而疆場不聳也

○張氏南軒曰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

以及於鄉黨而莫不有學使之朝夕優游於絃誦詠歌之中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之以孝悌之義爲之冠昏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由於學在上則司徒總其事樂正崇其教下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也密故其成材也易士生斯時藏修游息於其間誦言而知味玩其文而會其理德業之進日引月長自宜然也於是自鄉論其行而升之司徒司徒又論之而升之國庠大樂正則察其成以告于王定其論而官之其官之也因其材之大小蓋

有一居其官至於終身不易者士脩其身而已非有求於君也身修而君舉之耳夫然故禮義興行人材衆多風俗醇厚至於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而王道成矣

○朱子曰小學教之以事大學教之以理

朱子學校議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濫繆之恩以塞利誘之途蓋古之大學主於教人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又曰以本朝之事言之仁宗時太學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爲人師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千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

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守心悅而誠服之盖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壞所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者不過取其善爲科擧之文而嘗得售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所求於學其奔趨輻湊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嘗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書者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所擧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特補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而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

又曰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爲之品節以開導

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存而其實不舉至於風教日弊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

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
朱子嘗主泉州同安縣簿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其諭諸生文曰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

宜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執策而相
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啗利爲事至於語
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
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
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
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
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
有所不及焉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故
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
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

諸君遊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僕心愧焉今既增修講問之法蓋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爲君子耶則誰能以是強諸君者爲有志焉是未可以捨此而他求也幸留意毋忽

又諭學中諸職事曰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流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以信於人豈專法制之不善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之也夫教告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苟爲未嘗有以開導教率之則彼亦何所趣而興於行哉故今增修講問之法諸君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磨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間而由之以入於聖賢之域不但爲舉子而已豈不美哉法制之不可後者亦既議而起之矣凡諸君子相與

堅守而力持之使義理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如是而學者猶有不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君留意。又嘗旁諭其父老曰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為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以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為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詭如此因恬不以為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欺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今勸諭縣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為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為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爵祿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身之羞哉今茲試補縣學弟子員屬熹典領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朱子白鹿洞書院揭示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愼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爲學者則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

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愼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朱子漳州榜諭

古靈先生陳公勸諭曰爲吾民者父義能正其家母慈兄友能養其弟弟敬能敬其兄子孝能事父母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爲恩若棄妻不養夫喪改嫁皆是無恩也男女有別男有婦女有夫分別不亂子弟有學能知禮義廉恥鄕閭有禮歲時寒暄皆以恩意往來燕飮序老少坐立拜起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借貸財穀昏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遜路少避長賤避貴輕避重去避來耕者遜畔地有畔不相爭奪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子弟負重執役不令老者擔擎則爲禮義之俗矣○上陳公仙居縣諭俗文朱子知漳州取以榜示仍爲教戒如左

以上同保之人公仰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

上和睦宗姻周䘏鄰里各依本分各脩本業莫作
姦盜莫縱飲慱莫相鬬打莫相論訴莫相侵奪莫
相瞞昧愛身忍事畏懼王法保內如有孝子順孫
義夫節婦事跡顯著即仰具申當依條旌賞其不
率教者亦仰申舉依法究治自餘禁約事件仍已
別作施行各依遵守毋至違犯

事目

一禁約保伍常切停水防火常切覺察盜賊常切
禁止鬬爭不得販賣私鹽不得宰殺耕牛不得
賭博財物不得傳習魔教保內之人互相覺察

知而不糾併行坐罪

一勸諭士民當知此身本出於父母而兄弟同出於父母是以父母兄弟天性之恩至深至重而人之所以愛親敬長者皆生於本心之自然不是強爲無有窮盡今乃有人不孝不弟於父母則輒違教命敢闕供承於兄弟則輕肆忿爭忍相非絕逆天悖理良可傷嘆宜亟自新毋速大戾

一勸諭士民當知夫婦婚姻人倫之首媒妁聘問禮律甚嚴而此邦之俗有所謂管顧者本非妻

妾而公然同室有所謂逃叛者不待媒娉而潛相奔誘非禮違法莫甚於斯宜亟自新毋陷刑辟

一勸諭士民鄉黨族姻所宜親睦或有小忿宜各深思更且委曲調和未可容易論訴蓋得理亦須傷財廢業況無理不免坐罪遭刑終必有凶切當痛戒

一勸諭官户既稱仕宦之家即與凡民有異尤當安分循理務在克己利人又況鄉鄰無非親舊豈可恃強凌弱以富吞貧盛衰循環所宜深念

一勸諭遺喪之家及時安葬不得停喪在家及殯
寄寺院其有日前停寄棺柩灰函並限一月安
葬切不須齋僧供佛廣設威儀但只隨家豊儉
早令亡人入土如違依條科杖一百官員不得
注官士人不得應舉鄉里親知來相吊送但可
協力資助不當責其供備飲食
一勸諭男女不得以修道爲名私創庵宇若有如
此之人各仰及時昏嫁
一約束寺院民間不得以禮佛傳經爲名聚集男
女晝夜混雜

一約束城市鄉村不得以禳災祈福爲名歛掠錢
物裝扮傀儡
前件勸諭只願民間各識道理自做好人自知不犯
有司刑憲無緣相及切須遵守用保平和如不聽從
尚敢干犯國有明法吏不敢私宜各深思無貽後悔
○朱子增損呂氏鄉約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
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爲
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
月都副正不與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

觀者書于一籍過失可䂓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
月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授于其次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
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
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
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䂓人過失能爲人謀事
能爲衆集事能解鬭爭能决是非能興利除害能
居官舉職

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

接朋友教後生御童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擧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鬪訟酗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鬪謂鬪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者若事干負累及爲人侵損而訴之者非二曰行止踰違踰禮違法衆惡皆是三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凌人

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四曰言不忠信或為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衆聽者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為有以小為大面是背非或作嘲詠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六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掊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脩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而己朝夕與之游處則為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二曰游戲怠惰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

不脩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三曰動作無儀謂進退太踈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者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過爲侈費者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于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于籍以俟其爭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吊贈遺

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己二十歲以上在父行者曰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上在兄行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為稍長少者為稍少曰少者謂少於己十歲以下者曰幼者謂少於己二十歲以下者

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用幞頭公服腰帶靴笏無官具名紙用幞頭襴衫腰帶繫鞋唯四孟通用帽子皁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諭止來者此外俟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為燕見深衣涼衫皆可尊長令免即去之尊者

受謁不報歲首冬至具己名牓子令子弟報之如其服長者歲首冬至
具牓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己名牓子代行
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上惟止服帽
子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惟所服
深衣涼衫道服背子可也敵者燕見亦然○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
馬俟於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度無
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倣此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
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
堂禮見四拜而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爲一列幼
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堅請納拜尊者許

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則致謝訖揖而坐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後皆倣此則主人送于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旅見則特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徒行則主人送于門外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則止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

之言則對不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回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皆倣此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幼者則不必下可也

請召迎送凡四條○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子

必書專召他客則不可兼召尊長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則否若有親則別叙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坐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陞朝官是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爲上客如昏禮則姻家爲上客皆不以齒爵爲序○曰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盃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

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
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
東向跪祭遂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爲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
衆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衆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
若婚會姻家爲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曰凡有
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
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
飲食之少者以下俱往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

(預薦登第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有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有凶事則吊之(喪葬水火之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吊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爲之借助器用及爲營幹凡吊禮聞其初喪(聞喪同)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吊之(凡吊尊者則爲首者致辭而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吊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幞頭素襴衫素帶(皆以

白生絹絹為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則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亦變而哭之賻禮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及葬又相率致賻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賻如時禮或以酒食犒其役夫及為之幹事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 ）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 ）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惟至親篤友為然過期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

正而告之且書于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二曰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爲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爲之助出募賞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爲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四曰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乏財則賻贈借貸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爲之區處稽其出內或聞于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爲求婚姻貧者叶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爲之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六曰誣枉有爲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爲言之有方略可以救解則爲解之或其家因以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爲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爲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爲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爲之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他書及附己

意稍增損之以通于今而又爲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唯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麵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師之象于北壁下（無鄉校則別擇一寬閒處）先以長少叙拜於東序（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答之其半稍長者俟其俯伏而答之）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于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衆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畧設點心於他處）俟於外次旣集以齒爲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

(與齒最尊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皆自阼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位)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面立(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做此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尊者受禮如儀(惟以約正之年爲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惟尊者不拜)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

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

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

者退立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

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

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講禮者拜於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

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年最尊者坐堂西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爲序東西相向以北爲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向東上直月抗聲讀約一過

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

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于衆無異

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

記過籍徧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於堂上或讀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輒道神怪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晡乃退

右後賢所論述

右古者教人取士之制此畧具矣而後賢所論述亦因以附焉王者成天下之治濟天下之務外此無他法不以古今而有異不以華夷而有間者也韓退之曰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正以其

不之行故其說長也入主都君師之責可不謹念乎此哉

鄉飲酒禮攷附

儀禮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鄉大夫貢士於其君蓋如此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曰少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以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是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荅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荅拜戒警也告也拜辱出拜其自屈辱至己門也請告以其所爲來之事不固辭者素所有志○疏曰士相見禮固辭此禮辭即許者賓已知所欲貢己又以學習德業情意相許也朱子曰學成行脩進仕於朝上以致君下以澤民此士之素所有志也

主人退賓拜辱去又拜辱以送謝之者介亦如之如戒賓也乃席賓主人介席敷席也賓席牖前南面主人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席衆賓之席皆不屬焉席衆賓於賓席之西不屬者不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加二勺于兩壺房戶間者房西室戶東也禁承尊之器名之爲禁者因爲酒戒也士用禁大夫用斯禁玄酒新水也雖今不用猶設之不忘古也在於西上也肆陳也勺尊升所以斟酒者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榮屋翼羹定肉謂之羹定猶熟也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荅拜還賓拜辱介亦如之如速賓也賓及衆賓皆從之言及衆賓則介亦在其中矣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

賓荅拜相主人之吏儐贊傳命者拜介介荅拜揖衆賓拜介揖衆賓皆西南面主人揖先入揖揖賓也先入門而西面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北上厭一涉反推手曰揖引手曰厭賓之屬相厭變於主人也皆入門西東面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荅拜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楣前梁也復拜拜賓至此堂尊之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將獻賓也賓降從主人也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重以已事煩賓也賓對對荅也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已盥乃洗爵致潔敬也賓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賓復位當西序東面言復位者明始降時位在此主

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沃洗者主人之羣吏）卒洗主人一揖一讓升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降盥（復盥爲手坋汙）賓降主人辭賓對復位當西序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疑魚乙反正立自定之貌）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獻進也進酒於賓）賓西階上拜主人小退（小避也）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小退（復位復西階上位）薦脯醢（薦進也薦之者主人有司）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牲體枝解節折在俎）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祭脯醢（祭脯醢者以右手）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興起也肺離之本端厚大者繚猶紾也尚

（左手若明無繚之乃絕其末祭嘗也）坐捝手遂祭酒（捝始銳反拭也）興席末坐啐酒（啐七內反亦嘗也）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降席席西也旨美也）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卒盡也）賓降洗（將酢主人）主人降（亦從賓也降立阼階東西面）賓坐奠爵興辭（西階前也）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主人阼階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復阼階東西面賓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禮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

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祭者祭薦俎及酒亦嚌啐不告旨酒己物也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荅拜自席前者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荅拜東西牆謂之序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主人坐取觶于篚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立當西序東面不辭洗者以其將自飲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荅拜酬勸酒也酬之言周忠信爲周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荅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

不拜洗殺於獻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已拜主人奠其觶賓辭坐取觶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復位酬酒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主人揖降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主人將與介為禮賓謙不敢居堂上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于東序端降洗介降主人辭降介辭洗如賓禮升不拜洗介禮殺也介西階上立不言疑者省文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拜于介右降尊以就卑也主人立于西階

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答拜不嚌啐下賓介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如賓酢之時卒洗主人盥盥者當爲介酌○疏曰此主人自飲而盥者尊介也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就尊南授之介不自酌下賓也酒者賓主共之○疏曰知兩楹之間是尊南者以上云尊於房户之間房户間是兩楹之北也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于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以當獻衆賓介右拜拜崇酒介答拜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于

賓南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荅一拜三拜示徧一拜示不備禮也不升拜賤也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長其老者言三人則衆賓多矣主人拜送於衆賓右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既卒也卒爵不拜立飲立授賤者禮簡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次三人以下也不拜禮彌簡於三人也○疏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謂三人也衆賓辯有脯醢亦每獻薦於其位位在下辯今文皆作遍○疏曰以其言堂下立侍不合有席故不言席而云位在下也主人以爵降奠于篚不復用也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衆賓序升即席序次也即就也一人洗升舉觶于賓一人主人之吏發酒端曰舉

賓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席末答拜坐祭
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答拜降洗升實
觶立于西階上賓拜賓拜拜將受觶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
坐受以興舉觶不授下主人也言坐受者明行事相接若親受謙也舉觶者西階
上拜送賓坐奠觶于其所所薦西也舉觶者降事已○疏曰大夫、
當一人舉觶之後未作樂之前朱子曰賓若有遵者其禮詳見篇末及鄉射禮一人舉觶之後設席
于堂廉東上爲工布席也側邊曰廉燕禮曰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此言樂正
先升立于西階東則工席在階東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
何瑟後首挎越內弦右手相苦户可反四人大夫制也二瑟二人鼓瑟則二
人歌也瑟先者將入序在前也相扶工也衆賓之少者爲之每工一人鄉射禮曰弟子相工如初入天子

相工使視瞭者凡工瞽矇也故有扶之者後首者變于君也挎持也相瑟者則爲之持瑟其相歌者徒相也越瑟下孔也內弦側擔之者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正長也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降立于西方近其事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者皆小雅篇也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朱子曰鹿鳴謂今日燕飲之事所以道達主人之誠意而美嘉賓之德也四牡言其去家而仕於朝辭親而從王事於此乎始也皇皇者華言其將爲君使而賦政於外也學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此也蓋此三詩先王所制以爲燕飲之樂飛之鄉人用之邦國各取其象而歌之也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一人工之長也工賤不爲之洗薦脯醢使人相祭使人相者相其祭酒祭薦工飲不拜既爵授

主人爵之坐授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祭飲獻酒重無不祭也）大師則爲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大師則爲之洗尊之也賓介降從主人也工大師也）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笙吹笙者也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劉敞云此三篇皆笙詩也小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亡謂本無非亡逸之亡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下由庚崇丘由儀放此）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一人笙之長者也笙三人和一）

人凡四人鄉射禮曰筵一人拜于下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亦受爵于西階上之皆於其位磬南薦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六者皆小雅篇也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為本也由庚崇丘由儀今亡其義未聞○號曰堂下吹笙堂上升歌間代而作故謂之乃間也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合樂者謂歌樂與衆聲俱作也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循其法度盖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

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事也降立西階東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不由北方由便側
降賓介不從○疏曰側特也賓介不從故言側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
諾主人拜司正荅拜作使也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爲有解情立司正以監之拜拜
其許主人升復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
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
爲賓欲去留之告賓於西階司正告于主人主人阼階上再拜賓
西階上荅拜司正立于楹間以相拜當揖復席拜拜拜賓
許也司正既以賓許告主人遂立楹間以相拜賓主人既拜揖就席○疏曰凡相拜者當在賓主拜前今
在賓拜下者以經云司正告于主人因即拜賓賓卽荅拜文理切不得完言相拜故退之在下也鄉射云
司正告于主人遂立楹間以相拜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荅再拜是其相拜之前也司正實

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階間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慎其位也己帥以正孰敢不正燕禮曰右還北面坐取觶
不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
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洗觶奠之示絜敬立於其南以察衆賓北面坐
取俎西之觶作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
東初起旅酬也凡旅酬者少長以齒○疏曰前一人舉觶奠于薦西今取爲旅酬賓坐奠觶
遂拜執觶興主人荅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實
觶東南面授主人賓立飲卒觶因更酌以鄉主人將授主人作階上拜
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于主人之西旅酬同階禮殺賓揖
復席酬主人訖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

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其酌實觶西南面授介自
此以下旅酬酌者亦如之○朱子曰賓主介相酬初皆北面促實觶之後授觶之時賓介則東南面授主
人〻人則西南面授介已受之後即授者又還北面之〻賓介則拜送於主人之西主人則拜送於介之
東皆北面也故下文受介酬者得由其東亦既受乃還北面拜送也司正升相旅曰某
子受酬受酬者降席相息亮反旅序也於是介酬衆賓衆賓又以次序相酬某者衆
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其字別之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辟受
酬者又便其贊上贊下也始升相西階西北面受酬者自介右由介東也尊介使不失故
位衆受酬者受自左後將受酬者皆由西變於介也拜興飲皆如賓
酬主人之禮嫌賓以下異也辯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辯遍
衆賓之在下者鄉射禮曰辯酬在下者皆升受于西階上受司正降復位觶南之位使

二人舉觶于賓介洗升實觶于西階上皆坐奠觶遂
拜執觶興賓介席末荅拜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
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荅拜二人亦主人之吏若有大夫則舉觶于賓
與大夫燕禮曰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疏曰若有大夫則舉觶于賓與大夫者以其大
夫尊於介故也遂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於席
末拜○疏曰賓在席西南面介在席南東面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
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
奠于其所賓言取介言受尊卑異文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
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至此盛禮俱成酒清肴乾賓主百拜強有力者
猶倦焉張而不弛弛而不張非文武之道請坐者將以賓燕也俎者肴之貴者辭之者不敢以禮殺當貴

肴○疏曰自此以上皆立行禮是盛自此以後無筭爵坐以禮謂之發組者肴之貴者謂骨體貴而肉賤

也主人請徹俎賓許亦司正傳請告之司正降階前命弟子

俟徹俎西階前也弟子賓之少者俎者主人之東設之使弟子俟徹者明徹俎賓之義司正

升立于席端待事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

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席席東南面皆立相復徹俎也遵

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今來助主人樂賓主入所榮而遵法者也因以爲名或有無來不來用時

事耳今文遵爲僎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

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

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

使人受俎如賓禮衆賓皆降取俎者皆鄉其席既授弟子皆降復初入之位

說屨揖讓如初升坐說吐活反說屨者爲安燕當坐也必說於下者屨賤不當居堂說屨主人先左賓先右

乃羞羞進也所進者狗胾醢也鄉進骨體所以致敬也今進羞所以盡愛也敬之愛之所以厚賢也

無筭爵筭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也鄉射禮曰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又曰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於賓與大夫皆是○楊氏曰按鄉飲酒禮無筭爵其文畧註引鄉射無筭爵以釋之按鄉射無筭爵賓與大夫不與取奠觶飲卒觶不拜執觶者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衆賓長受而錯皆不拜註錯者實主人之觶以之次賓實賓長之觶以之次大夫此鄉飲酒禮亦同但鄉射有賓無介鄉飲酒有賓有介當實賓之觶以之主人實大夫之觶以之介及其介錯而行也當實主人之觶以之衆賓長賓介之觶以之次大夫又實衆賓長之觶以之蒙三位次大夫賓次大夫之觶以之蒙二位次賓長如此交錯以辯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及其辯也執觶者說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所以復奠之者燕以飲酒爲歡醉乃止此所以爲無筭爵也

無筭樂燕樂

亦無數或合盡歡而止也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此國君之無筭也

賓出奏陔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日燕飲酒罷以陔爲節明無失禮也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鍾鼓矣鍾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蓋建於作階之西南鼓鄉射禮曰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

主人送于門外再拜門東西面拜也賓介不答拜禮有終也○號曰於迎賓介時賓介答拜今送賓主人再拜若賓介答拜是行禮無終畢故賓介不答是禮有終也

○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遵鄉人之爲卿大夫者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亦來觀禮不欲干主人正禮故此時乃入以其同是外來故亦稱賓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

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二重席二者於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也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矣不言遵者遵者亦卿大夫

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衆賓

皆降復初位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主人迎之於門內也一席謙自同於大夫）辭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加席上席也大夫席再重○按鄉射禮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主人降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答拜主人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賓禮席于尊東升不拜洗主人賓爵席前獻于大夫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位主人大夫之右拜送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乃薦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祭肺不啐酒不告旨西階上卒爵拜主人答拜大夫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揖讓升大夫授主人爵于西楹間復位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坐奠爵拜大夫答拜坐祭卒爵拜大夫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再拜崇酒大夫答拜主人復阼階揖降大夫降立于賓南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

(記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樂作大夫不入此當參考)

記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鄉鄉人謂鄉大夫也朝服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再戒為宿戒禮將有事先戒而復宿戒)蒲筵緇布純(筵席也純縁也)尊綌冪賓至徹之(綌葛也冪覆尊巾)其牲狗也(狗取擇人)亨于堂東北(祖陽氣之所始也)獻用爵其他用觶(爵尊不褻用之)薦脯五挺橫祭于其上出自左房(挺猶膱也鄉射禮曰祭半膱膱尺有二寸)俎由東壁自西階升(亨狗既熟載之俎饌於東房)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胳肺皆離皆右體進腠(凡牲體前脛骨三肩臂臑也後脛骨二膞胳也骨有貴賤凡前貴後賤離猶捶也腠理也進也謂前其本也)以爵拜者不徒作(作起也言拜既爵者不徒起起必酢主人)

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降殺各從其宜不使
相錯唯工不從此禮凡奠者於左不飲者不欲其妨將舉於右便也衆
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於三人之中復差有尊者立者東面
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賢者衆寡無常也或統於堂或統於門樂
正與立者皆薦以齒謂其飲之次也尊樂正同於賓黨不言飲而言薦以明飲
也既飲皆薦於其位樂正位西階東北面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謂獻賓獻
大夫獻工皆有薦樂作大夫不入後樂賢也○疏曰大夫入當一人舉觶之後未
作樂之前以助主人樂賢若樂作之後則後於樂賢者故不入獻工與笙取爵于
上篚既獻奠于下篚明其異器也如是則獻大夫亦然上篚三爵其笙
則獻諸西階上謂主人拜送爵也於工拜于阼階上者以其坐于西階東也磬

階間縮霤北面鼓之縮從也霤而東西爲從鼓猶擊也大夫而特縣乃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射則磬在東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由便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司正主人之屬也無獻因其舉觶而薦之凡旅不洗敬禮殺也不洗者不祭不甚潔也既旅士不入後正禮也既旅則將燕矣徹俎賓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以送之主人之俎以東藏於東方樂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其西面者北上統於公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贊主人之屬佐助主人禮事者西面北上統於堂也與及也不及謂不獻酒無筭爵然後與燕乃及之

鄉飲酒義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以豉反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舉也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音悌長而無遺矣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

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暮音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絜音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

矣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

[呂氏曰君子之相接尊讓絜敬如此雖有爭慢之心無從生矣尊讓絜敬之禮行則尊讓絜敬之俗成禮行而至於成俗則天下之人皆將遠於鬭辨而免於人禍則先王之制禮也有道非苟爲繁文飾貌升降之末節也]○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位之閒故曰賓主共之也玄酒水也質質素也太古無酒用水而已尚玄酒教民不忘本也]

尊羞出自東房主人共[音洪]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

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非專爲飲食言主於相敬以禮也致實謂盡酒也酒爲觴實

呂氏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則賓相習之其義則君子知之修其文達其義然後可以化民成俗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遺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皆見於飲酒之禮而足以化民成俗矣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所以甚言其易也有貴賤隆殺之義則有別矣有別有禮也和樂不遺安燕而不亂則有節矣有節義也弟長而無遺則均均則仁矣仁義具有禮於一鄉達乎一國所謂正身安國矣舉斯術也達之於天下則天下安矣故由一鄉而知王道之可行於天下此禮是也

又曰先王制禮豈爲繁文末節使人難行哉亦曰以善養人而已蓋君子之於天下亦無所不

節然後成德必力行而後有功夫四支欲於安佚也苟恭敬之心不勝則怠惰敖慢之氣生怠惰敖慢之氣生則動容周旋不能中乎節體雖佚而心亦為之不安安其所不安則手足不知所措故於辟邪侈踰分犯上將無所不至天下之亂自此始矣聖人憂之故常謹於繁文末節以養人於無所事之時使其習之而不憚煩則不遷之行亦無自而作至於久而安之則非法不行無所往而非義矣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矣故發而不中節者常生乎不敬所存乎內者敬則所形乎外者莊矣內外交修則發乎事者中矣

右儀禮鄉飲酒禮并記義具此矣唐志亦有貞觀所定鄉飲酒禮附見於此有以考見其得失淺深之際云

唐禮州貢明經秀才進士行鄉飲酒之禮皆刺史為主人先召鄉致仕有德者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

又其次爲衆賓與之行禮而賓擧之主人戒賓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賓立於東階下西面將命者立於賓之左北面受命出立於門外之東西面曰敢請事主人曰某日行鄉飮酒之禮請吾子臨之將命者入告賓出立於門東西面拜辱主人荅拜主人曰吾子學優行高應玆觀國某日展禮請吾子臨之賓曰某固陋恐辱命敢辭主人曰某謀於父師莫若吾子賢敢固以請賓曰夫子申命之某敢不敬須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送其戒介亦如之辭曰某日行鄉飮酒之禮請吾子貳之其日質明設賓席於楹間

近北南向主人席於阼階上西向介席於西階上東向衆賓席三於賓席之西南向皆不屬又設堂下衆賓席於西階西南東面北上設兩壺於賓席之東少北玄酒在西加勺冪置篚於壺南東肆實以爵觶設賛者位於東階東西向北上賓介及衆賓至位於大門外之右東面北上主人迎賓於門外之左西面拜賓賓答拜又西南面拜介介答拜又西南面揖衆賓衆賓報揖主人又揖賓賓報揖主人先入門而右西面賓入門而左東面介及衆賓序入立於賓西南東面北上衆賓　賛者皆北面東上主人將進揖當

階揖賓皆報揖及階主人曰請吾子升賓曰某敢辭
主人曰固請吾子升賓曰某敢固辭主人曰終請吾
子升賓曰某敢終辭主人升自阼階賓升自西階當
楣北面立執尊者徹冪主人適篚跪取爵興適尊實
之進賓席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
退賓進於席前受爵退復西階上北面立主人退於
阼階上北面拜送爵賓少退贊者薦脯醢於賓席前
賓自西方升席南面立贊者設折俎賓跪左執爵右
取脯揳於醢祭於籩豆之間遂祭酒啐酒興降席東
適西階上北面跪卒爵執爵興適尊實之進主人席

前東面酬主人主人荅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主人
進受爵退阼階上北面立賓退復西階上北面拜送
爵贊者薦脯醢於主人席前主人由席東自北方升
席贊者設折俎主人跪左執爵右祭脯醢於醢祭於
籩豆之間遂祭酒啐酒興自南方降席復阼階上北
面跪卒爵執爵興跪奠爵於東序端興適篚跪取觶
實之以酬復阼階上北面跪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
階上荅拜主人跪祭酒遂飲卒觶執觶興適尊實之
進賓席前北面賓拜主人少退賓既拜主人跪奠觶
於薦西興復阼階上位賓遂進席前北面跪取觶興

復西階上位主人北面拜送賓進席前北面跪奠觶於薦東興復西階上位主人北面揖降立阼階下西面賓降立於西階下東面主人進延介揖之介報揖至階一讓升主人升阼階介升西階當楣北面立主人詣東序端跪取爵興適尊實之進於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退復位主人於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立於西階之東贊者薦脯醢於介席前介進自北方升席贊者設折俎介跪左執爵右祭脯醢遂祭酒執爵興自南方降席復西階上北面跪卒爵執爵興介授主人

爵主人適尊賓之酢於西階上立於介右北面跪奠
爵遂拜執爵興介荅拜主人跪祭遂飲卒爵執爵興
進跪奠爵於西楹南還阼階上揖降介降立於賓南
主人於阼階前西南揖衆賓遂升適西楹南跪取爵
興適尊實之進於西階上南面獻衆賓之長升西階
上北面拜受爵主人於衆賓長之右北面拜送贊者
薦脯醢於其席前衆賓之長升席跪左執爵右祭脯
醢祭酒執爵興退於西階上立飲訖授主人爵降復
位主人又適尊實之進於西階上南面獻衆賓之次
者如獻衆賓之長又次一人升飲亦如之主人適尊

賓酒進於西階上南面獻堂下衆賓每一人升受爵跪祭立飲贊者遍薦脯醢於其位主人受爵奠於篚主人與賓一揖一讓升賓介衆賓序升即席設工入席於堂廉西之東北面東上工四人先二瑟後二歌工持瑟升自西階就位坐工歌鹿鳴卒歌笙入立於堂下北面奏南陔乃間歌歌南有嘉魚笙崇丘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司正升自西階司正謂主人贊禮者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爲有懈惰故司正以監之跪取觶於篚興適尊實之降自西階詣階間左還北面跪奠觶拱手少跪取觶遂飲卒觶奠觶再拜賓降席跪取觶於篚適尊實之詣

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進立於賓東賓跪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荅拜賓立飲卒觶適尊實之阼階上東南授主人主人再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於主人之西北面拜送賓揖復席主人進西階上北面酬介介降席自南方進立於主人之西北面主人跪奠觶遂拜執觶興介荅拜主人立飲卒觶適尊實之進西階上西面立介拜主人少退介受觶主人於介東北面拜送主人揖復席司正升自西階近西北面立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自西方進北面立於介右司正退立於序端東面避受酬者介跪奠觶

遂拜執觶興某子荅拜介立飲卒觶適尊實之進西
階上西南面授某子某子受觶介立於某子之左北
面揖復席司正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自西方立
於某子之左北面某子跪奠觶遂拜執觶興受酬者
荅拜某子立飲卒觶適尊實之進西階上西南面授
之受酬者受觶某子立於受酬者之右揖復席次一
人及堂下衆賓受酬亦如之卒受酬者以觶跪奠於
篚興復階下位司正適阼階上東面請命於主人主
人曰請坐於賓司正回北面告於賓曰請賓坐賓曰
唯命賓主各就席坐若賓主公服者則降脫履主人

作左賓先右司正降復位乃羞內截監賓主燕飲行無筭爵無筭樂主人之贊者皆與焉已燕賓主俱興賓以下降自西階主人降自東階賓以下出立於門外之西東面北上主人送於門外之東西面再拜賓介逡巡而退

季冬之月正齒位則縣令為主人鄉之老人年六十以上有德望者一人為賓次一人為介又其次為三賓又其次為衆賓年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及主人皆六豆賓主燕飲則司正北面請賓坐賓主各就席立司正適篚跪取觶興實之

進立於楹間北面乃揚觶而戒之以忠孝之本賓主以下皆再拜司正跪奠觶再拜跪取觶飲卒觶興賓主以下皆坐司正適篚跪奠觶興降復位乃行無筭爵其大抵皆如鄉飲酒禮

隨錄卷之十一

隨録卷之十二目録

隨録卷之十二目録

隨錄卷之十二

教選攷說 下

三代教人選士之法已見前篇此載漢以下歷代選舉之制

漢高祖初未遑立制十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有賢者郡守自爲勸勉遣之駕車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謂行狀年紀也有而不言覺免發覺免其官

惠帝四年詔舉孝悌力田者復其身文帝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

武帝初董仲舒對策曰臣愚以爲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以官使也帝於是令郡國各舉孝廉各一人既而定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今推漢時戶口一歲所貢

辟舉之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潔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

元光五年又詔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令所徵之人與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也）

元朔元年又詔曰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故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必有我師今或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

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勵烝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有司奏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適得其人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杜佑曰九錫經本無文周禮以爲九命春秋說有之九錫備物伯者盛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今三進賢便受之以之盛也當受進賢之賜尚書大傳云三適謂之有功賜以車服弓矢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人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其不舉孝子不奉詔當以不敬

論爲其不求士報國也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漢制凡郡國皆得自署其屬僚又調屬僚及部人之賢者舉爲秀才廉吏而貢於王庭多拜爲郎居三署無常貟或至千人屬光禄勲故鄉校牧守居閒待詔或郡國貢送公車徵起悉在焉光禄勲復於三署中詮第郎吏嵗舉秀才廉吏出爲他官以補缺貟後漢制同

元朔五年詔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郡國縣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

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輙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輙以名聞其不事學者下村及不能通一藝者輙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

元帝時詔列侯舉茂才諫議大夫張勃舉大官獻丞陳湯湯有罪勃坐削户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謚其為勸勵也如是故是時自文景以來官得其村位必久安

○後漢光武帝詔三公舉茂村各一人廉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郎茂才四行

名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
尉大司農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察御
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各一人前漢曰秀才後漢避光武諱故曰茂才
其時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
屬吏部曹尚書令總之成帝初置尚書五曹通掌章奏一曰常侍曹主公卿事
一曰二千石曹主郡國事至光武改常侍曹爲吏部曹主選舉此吏部之法所由始也是時尚書雖有曹
名不以爲號尚書令初甚秩卑其後漸重光武親總吏職不任三公故權歸尚書於是尚書令爲端揆之
任凡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不得察舉孝廉于時所徵舉率
[illegible]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章帝初詔曰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眞僞既非能顯而當授
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代舉人貢士或起甽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理有異

燕聰甚嘉之乃復用詩讀丞相設事少西制辟士舉祿入謂不舉著罷

順帝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若有茂才異行不拘年齒尚書僕射胡廣等駁曰選舉因才無拘定制漢承周秦參雜王霸代以致理莫或回革帝竟從雄議於是雄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強仕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試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其有茂才異

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乃班下郡國明年濟陰太
守胡廣廣出為大守以僕射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
陳蕃潁川李膺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
慄不敢輕舉雄在尚書迄于永嘉十餘年間察選清
平多得其人太史令張衡上疏曰自初舉孝廉迄今
二百歲皆先孝行之有餘力乃學文法耳今詔書以
能章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
末也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如游夏政事不
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矣
永和中詔舉武猛任將帥者左雄為司隸校尉薦馮
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尚書周舉以此劾奏雄雄辟

日詔書使選武猛不任選清高周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由舉本雄所薦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務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聞而兩賢之

漢安二年黃瓊為尚書令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

范曄曰古者諸侯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土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舉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自是竊名偽服浸以流競權門貴士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筭實者挺其効雄在尚書天下不敢輕

舉十餘年間稱爲得人斯亦覈實之徵乎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名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之舉刺請下廷尉覈按虛實行其誅罰

○魏曹丕時天下喪亂士流播遷四人錯雜詳覈無所吏部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有鑑識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又制郡口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其武官之選俾護軍主之杜佑曰九品之制初因漢末天下兵興衣冠士族多離本土魏氏革命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爲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爲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如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蓋以吏部不能審定

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銓第等級憑之補受欲以免乖戾救法弊也其後中正多非其人不復辨其賢愚惟以門閥爲高下南朝至于梁陳北朝至于周情選舉之法雖互有損益而率用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乃罷

○晉依魏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若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父祖官名時風教頹失而無典制然有清議尚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沈廢郤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其爲勸懲也如是其後中正失人愛憎由己而九品之法漸弊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者爲貴尚書

僕射劉毅以爲九品是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宜用土斷復古鄉舉里選之法上疏曰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皆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一人之身旬月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州都即中正）者本取州里清議所服將以鎮異仝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遂爲坐廢也今使是非之論橫於州里嫌隙之仇結於大臣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爲九品者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乃坐徇其私

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載之以法獨中正委以一國之重而無賞罰之防使得縱横無所顧憚又禁人訴訟使受枉者不獲上聞長壅蔽於邪人之銓損政之道四也古先政教崇鄉黨之義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令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事殊方猶不識其面況能盡其才乎而中正知與不知將定品秩必採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弊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譏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為

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趨末損政之道五也凡求人
才以治民也今當官著效者或付卑品在官無績者
更獲高敘是爲抑功實而崇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
損政之道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不狀其才
之所宜而但第爲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
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徒結白論品狀相妨七
也今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
義任愛憎之斷天下之人焉得不懈於德行而銳於
人事乎損政之道八也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
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除九品更立一代之制司空

衛瓘亦曰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
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
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
睦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
魏氏承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
制粗具一時進用之本耳其始選也鄉邑清議不拘
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
遂升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為貴棄德而忽
道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
同規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上斷定自公卿以

下皆以所居爲正無復縣客遠屬異土盡除中正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遊即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時始平王文學李重亦上疏曰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檢防轉碎徵形失實驗動風俗爲獎已甚謂九品既除先開移徙聽相併就且明貢舉之制不濫於境外則土斷之實行矣若使人思反本修之於鄉奔競自止禮義日崇矣帝雖善之而時賈郭專朝仕者務遠進故皆不能行

○東晉元帝制楊州歲貢二人諸州各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秀孝不復策試到即除署既經略粗定乃試經有才不中舉者免其太守後趙石勒使右校張賓領選定九品六科命公卿及州郡歲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復依晉制立秀孝試經法○秦符堅以四科舉士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托不行上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不用是時內外之官皆稱職田疇修闢府庫充實盜賊屛息

○劉宋制丹陽吳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帝或親臨之又公卿所舉皆屬于吏部敘才銓用凡舉得失各有賞罰

失者其人加禁錮年月多少隨部議制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爲代刺史或十餘年及孝武帝立仕者不復拘老幼守宰以三周爲滿左衛將軍謝莊以其時搜才路狹上表曰九服之曠九流之難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才難源以易限之鑒照難源之才使國罔遺授野無滯器其可得乎請普令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銓用不從帝又不欲重權在下乃分吏部置兩尚書以散其權裴子野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詳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察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求其理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於王庭

其在漢家尚猶然也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升之於朝三公參其得失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一賢之進其課也詳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魏晉易是而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況今萬品千羣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於是囂風遂行不可乚心擊[illegible]攘袂莫彼寺臺求者干進以務必得加之以諂瀆之曾援暱閭而遠舉不遑訪探於鄉邑父誨其子曰不索何獲兄勵其弟曰努力窺覦無廉恥之風謹愿之操官邪國敗而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況後之哲入者哉孝武雖分曹為兩不能反之周漢朝三暮四其病愈甚也

○齊仍宋限年之制然而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婚冑籍為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人皆

享結姻援奔馳造請浸以成俗

○後魏州郡置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可否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叙之至孝明帝時胡太后臨朝始令武人依資入選初孝文帝屬精求治精選中正德高鄉國者充之其邑州小郡人物單鮮者則併付他州當時稱謂得人及宣武孝明時州無大小必置中正多不得人或有帝鄙者操銓衡之權選叙顛紊有以雜類冒登清流乃罷中正遂令在位者皆五人相保無人保任者奪官還役時孝明嗣立幼沖胡太后臨朝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請銓別選格排抑武夫不使預清品於是惡謗盈路乃懸榜於闕會期屠害羽林虎賁千餘人相聚焚其第毆傷彝殺之京師震駭太后斬其兇彊者八人餘大赦以安之因命武人得依資入選於是官員少而應調者多選曹無以處之崔亮爲吏部尚書乃奏爲格制不問士之

賢愚以停解日月爲斷庸才下品沉滞者皆稱其能時亮外甥劉景晏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晋因循乃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擧雖未盡美足應什收六七朝廷貢才只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辨姓氏取士不博沙汰未精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循勵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爲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爲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吾三爲尚書銓衡所宜頻知之矣但古今不同今只選擧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鑑照察天下無異於以管窺天又令武人甚多官員至少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冀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洛陽令薛淑上書曰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

執其後甄琛元修義等相繼爲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其後辛雄爲吏部郎中上疏曰自頃年以來專以停年爲選士無善惡歲久叙用職無劇易名到授言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爲功能銓衡之人以簡得老舊爲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管以共理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其制雖短不勝其欲此所以致令黎庶不均調發違謬聚斂盈門因執論道也

○隋文帝開皇中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煬帝始置進士科專以文辭試士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其功能昭然者乃擢之丘濬曰魏晉以降雖失鄉里之選所舉秀孝猶取經術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雖其立法未盡然清謹之士猶知有所畏忌不敢放恣恐有言行之疵以爲其累至隋煬置進士之科始專試士以文辭則士皆投牒自進州里無復察舉之制矣

○唐取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歲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無常數其常貢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明書有明筭自京師郡縣皆有學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徵耆艾叙少長而觀焉既饑而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舊令諸郡雖有一二三人之限而實無常數到尚書省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課試可者爲第武德舊令以考功郎中監試貢舉貞觀以後則考功員外郎專掌之初秀才科最高試方畧各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

其州長由是廢絕自是士族所趨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試策貞觀中詔加讀經史一部時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瑾並有俊才聲振京邑師旦考其文策點之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旦問之對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倣效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爲名言後並知其言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二科並加帖經其後又加老子孝經後又詔明經帖得六進士試雜文兩篇然後試策武后初策問貢士于洛城殿前試人自此始武后又自製臣軌兩篇令貢士習業停老子中宗初停臣軌武氏又建武舉行鄉飲酒禮送于兵部開元中詔武貢人與明經進士同行鄉飲酒禮其課試之制畫帛爲五規置之

於梁去之百有五步內規廣六尺標廣六尺餘四規每規內兩邊各廣三尺懸高以
三十尺為限列坐引射名曰長梁弓用一石箭重六錢方又穿土為
埒其長與梁均綴皮為兩鹿歷置其上馳馬射之名
曰騎射鹿子長五寸高三寸弓用七斗以上力又斲木為人戴方板於
頂上凡四偶人互列埒上馳馬入埒運槍左右觸之
板落而人不踣名曰馬槍槍長一丈八尺徑一寸五分重八斤其木人上板方
二寸五分皆以儇好不失肯為上兼有步射穿札翹關負
重身材言語之選通得五上者為第其餘復有平射
之科不拘色役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類升天寶六年又令
武舉人上省先令謁太公廟每拜大將及行師克捷皆告廟開元二十一年玄宗

新註老子成詔減尚書論語而加老子焉二十四年
制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掌之因爲永制因考功員外郎李昂
試訶進士李權文章大爲權所陵詬朝議以郎官地輕故移於禮部遂爲永制二十九年始
於京師置崇玄館諸州亦置道學生徒謂之道舉舉
送課試與明經同凡舉司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
經掩其兩端中間開唯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
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後舉人積多故
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絕句疑似參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餘一二字使尋之難知
謂之倒拔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驅懸孤絕索幽隱爲詩賦而誦習之若通十數篇則難者悉詳矣其於
平文大義多面墻焉類明經所試一大經及孝經論語爾雅帖

各有差帖既通而口問之一經問十義得六者爲通問通而後試策凡三條三試皆通者爲第進士所試一大經及爾雅帖既通而後試文試賦各一篇文通而後試策凡五條三試皆通者爲第明法試律令各十帖試策共十條律七條令三條全通爲甲通八以上爲乙書者試說文字林凡十帖說文六帖字林四帖所讀無常限皆通者爲第算者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帖各有差九章三帖五經等七部各一帖綴術六帖緝古四帖兼試文大義皆通者爲第凡衆科有能兼學則加超奬不在常限凡試先期命舉入謁于先師有

司卜冂宿張於國學寧轅以下皆會而觀焉傅集虗
議講論而退之禮部閱試之日皆嚴設兵衛荐棘圍
之搜索衣服譏訶出入以防假濫焉其制詔舉人不
有常科皆標其目搜揚之試之日或天子親臨觀之
試已糊其名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
身開元以後海內宴安士無賢不肖恥不言文墨應
舉者每四五千人得第者纔百一二況既濟日國家自顯慶以來高
宗聖躬不康武太后用事恭決大政與天子並太后頌誦文史好離東之藝永隆中專以文詞進士及永
淳之後太后臨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無不以文章達因循日久寖以成風至于開元天寶之中上承
高祖大宗之遺烈家給户足人無苦窳四夷來同海內晏然雖有宏猷上略無所措奇謀雄武無所奮盲

餘年間生育長養不知金鼓之聲烽燧之光以至於老故大平君子唯門調户遷徵文射策以取祿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勉其弟所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爲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故賢雋韞才者咸出於是而桀姦無良者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毀譽相騰或扇結鉤黨私爲盟歃以取科第而聲名動天下或鉤摭隱匿朝爲篇詠以列於道路迭相談訾無所不至焉

代宗初禮部侍郎楊綰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僥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如此欲其反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

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
考試升之於省任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
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其道舉亦非理國所
資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帝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栖
筠左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是綰議仍請兼廣學校
勑禮部具條目以聞綰奏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
祭酒祭酒試通者升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
試或以為進士明經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遂不行
然識者是之栖筠等議曰夏之政忠商之政敬周之政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行且謚號
述行莫美於文文興則忠敬存焉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今試

學者以帖字爲精通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
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
下乎是以上失其源下襲其流先王之道莫能行也
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亂臣賊子由是生焉
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大是猶以蝸蚓之餌垂
海而望吞舟之魚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
就科目者皆小藝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
商始興商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周有
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三代之興選士
任賢皆考實行是以風俗淳一運祚長遠漢興監其
然尊儒術尚名節雖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外立
毋后專政而亦能終彼四百豈非學行之效耶魏晉
以來專尚浮侈德義不脩故子孫速顛享國不永也
今綰所請實爲正論然自晉室之亂人多僑處必欲
復鄉舉里選恐未能盡請先廣學校以明訓誘雖京
師州縣皆有小學兵革之後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
廩無向請增博士員厚其廩進通儒碩生間居其職
十道大郡置七學館遣博士出外兼領郡官以教生
徒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
之夕見其利帝令綰具條目以進宰相以爲舉人循

習難於速變請自來歲始一帝以問翰林學士對曰進士已久弊之恐失其華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事因以寢然天下高其議

○凡選唐制由科目而進若進士明經之類謂之舉人由吏道而進試於吏部者謂之選入前資及官蔭者亦試於吏部然後從試高下遷除文選則吏部掌之武選則兵部掌之謂之銓選文武選事皆分爲三銓尚書與其一侍郎分其二凡選始於孟冬終於季春每歲五月須格於郡縣示入科限而集之初皆投狀於本郡或故任所述罷免之由而上尚書省限十月至省乃考覈資緒郡縣鄉里名籍父祖官名內外族姻年齒形狀優劣課最譴負刑犯必具焉以同流者五五爲聯以京官五人爲保一人爲識皆列名結款不得有刑家之子工賈殊類及假名承僞隱冒升降之徒應選者有知人之詐冒而糾告三人以上者優以授之其試之日除場授辭譏察防檢如禮部舉人之法其擇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

取其言辭辨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其六品以下集以試之計資量勞而擬其官五品以上不試乃選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利便已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以爲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黃門侍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自出身之人至于公卿皆給之）武官則受於兵部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才藝及可爲統帥者

若文吏求爲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强勇可以統人者武人求爲文選取書判精工有理人之才而無殿犯者凡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授官凡官已受成皆殿庭謝恩初吏部選才將視其人覈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此所謂判也其後日月浸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爲難乃採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爲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工者登于科第謂之入格甚拙者謂之藍縷初武德中兵革方息士不求祿官不充員吏部乃移牒州府課人應集至則授官無所退遣四五年間求者漸多方稍有沙汰

貞觀中京師穀貴始分人於洛州選集參選者七千人而得官者六千人時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今吏部取人獨舉其言辭刀筆而不詳才行或授職數年然後罪彰雖刑戮繼及而人已斃矣如之何對曰昔兩漢取人必本於鄉閭選之然後入官是以稱漢爲多士今每歲選集動踰數千人厚貌飾辭何可知也選曹但於其階品而已若掄才辨行未見其術帝由是將依漢法令本州辟召會功臣議行封建事乃寢他日帝又謂曰古今致治在於得賢今公不能知朕不遍識日月其逝而人遠矣吾將使人自舉如

何魏徵曰知人則智自知則明知人誠難矣而自知
豈易乎且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是長浇競也不可
復寢是時吏部之法行始二十餘年雖已爲弊而未
甚滂流故公卿或有未之覺者太宗知其微而未及
更因循至于永徽中官紀已紊迨麟德之後不勝其
弊及武后臨朝務悅人心不問賢愚選集者多收之
職員不足乃令吏部大置試官以處之故當時有車
載斗量之謠又以鄧玄挺許子儒等爲侍郎無所藻
鑑委成令史依貿平配其後仕者猥衆不可禁止有
僞立符告者有接承他名者有遠人無親而買保者

有試判之日求人代作者如此僥濫不可悉數武后又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糊名自此始也及神龍以來韋后用事官多橫除鄭愔爲吏部侍郎大納貨賄選人過多無闕注擬逆用三年闕員至玄宗初宋璟爲尚書方革前獘其後楊國忠爲尚書倶招物議求以悅人其從選年多者率收之故惷愚癡滞者咸荷而綱紀大紊

○宋取士之制大槩仍唐科目有進士有明經諸科常選之外又有制科其所試亦用詩賦策墨義之類英宗以問歲貢士法不便詔禮部三歲一貢舉自此

定爲常制。詭提每歲說科間神宗時參政王安石奏曰今人
才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
一道德則脩學校欲脩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
謂此科常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
賢耳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
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才致
不如古既而言者又謂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
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才皆足以有爲於世今欲追
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除去聲律對偶之文使學者
專意經術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易詩

書周禮禮記兼論語孟子中書撰大義式須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熙寧三年親試進士專以策定著限千字以上元祐初復用前法試以詩賦之類

朱子曰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空言者其無益於設科取士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爲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唯劉摯爲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爲言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設學官人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起者至於近年以來則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先儒傳注但取近時科擧中選之文諷誦摹放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揑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主司不惟不知其謬乃反以爲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其變不可勝言矣而又主司命

題多爲新奇以衒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所當連而反斷之大試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主司既以此唱之舉子又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剪經文巧爲闘飣以求合乎主司之意此又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也

○大明取士之制亦仍前科目而知制科明經宏辭之類皆廢之惟存進士科亦試以經書義論表策等每三年一開試太祖初欲停罷科舉既而聽臺臣之言因前科法定制子午卯酉年八月各省鄉試限辰戌丑未年二月禮部會試士各專一經皆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四書初場以初九日試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限五百字以上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次場以十二日試禮樂論一道限三百字以上詔誥表内科一道終場以十五日試經史時務策一道限千字以上殿試以三月初一日時務策一道亦限千字以上永樂中又令初場試四書義三道本經義四道終場時務策五道未能者並許減

其二道焉其鄉試額數初以五百人為率諸省各四
十人福建三十人兩廣各二十五人直隸一百人若
人才衆多則不拘額數不及數者從實充選會試取
百人宣德中更鑄定兩京十二省續解限解額隨其
地人物多少差定又以北方學者文采不足分南北
中三類取六正統中於各省舊額量增之而〻試則
加以半景泰初又設會試無定額臨期取旨○丘
濬曰祖宗時其所試題目皆摘取經中大道理大制
度關係人倫治道者以為題當時題目無甚多故士
子專用心於其大且要者又得以餘力旁及於他經
及諸子史主司亦易於考校近來典文者欲窘舉子
以所不知其出經書題往往深求隱僻強截句讀破
碎經文於所不當連而連不當斷而斷遂使舉子無
所襯依以此初場題目數倍於前學者竭精神窮日
力有所不能給故於策場所謂古今制度前代治蹟
當世治務有不暇致力焉者甚至登名前列者亦或
有不知史冊名目字書偏傍者又有所謂主意之說
尤為乖繆凡所命之題專主一說謂之主意舉子之志
於必得謂不合主司之意不可以取中將聖經賢傳
之音亭戎曲說牽綴遷就以求合其所主之意此非

獨諫士習其爲聖經之蠹也甚矣有司主此以出題上子主此以爲文今日爲士子既以此進身異日爲主司又以此取士宋史所謂經種流傳今日之弊始顛之也不但行試爲然諸路提學憲臣之考試尤有甚者焉

右漢以下至今取人之法蓋三代養而教之養謂制田里正賦斂以富之教謂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教而舉之漢則無教養之事而其選舉猶本鄉里故能舉不失人俗尚淳實無虛僞之風隋唐以來專以文詞取人則非惟無以得人又從以壞敗之世道之汙隆人才之盛衰職此之由此所以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小人得志戎狄亂華者也有志之君苟覽

其制而思其事則自可知其然矣

本國選擧制附

按本國在箕子設教八條之時其選衆用賢必有簡實之法而上焉無徵逮至三國日事侵爭荒蒙無足論然其大槩選人以騎射用人以材畧戰功新羅並合後至元聖王始定讀書出身之法（讀春秋左傳若禮記文選兼明論語孝經爲上讀曲禮論語孝經者爲中讀曲禮孝經者爲下若博通五經三史諸子百家者擢用之）高麗太祖首建學校而未有科擧之制光宗用雙冀言（冀本五代周人來仕）高麗始以科擧選士自是文風稍興而倡以浮華之文遂成弊習其法大抵倣唐制有製述（試稱）

進士明經二科及醫卜地理律書筭三禮三傳何論等雜科各以其業試之而賜出身其進士則試以詩賦頌及時務策而所常用者詩賦明經則以易書詩春秋等皆用帖括口問三禮業則以禮記爲大經周禮儀禮爲小經三傳業則以左傳爲大經公羊穀梁傳爲小經其試官令文臣一人爲知貢舉後增置同知貢舉其設場或比年或間歲未有定期其取士亦無定額中世以前或七八人或十餘人仁宗以後或取三十七八人或二十八九人而例多取三十三人忠肅王時李齊賢朴孝脩典舉奏革詩賦用策問然而後亦不能行恭愍王時始用元朝鄉試會試

殿試之制定爲常式○前此或有親試而無殿試常制○辛禑時李穡知貢舉復用策問令舉子未二十者不許赴舉然徒有其法而不能行○恭讓王時都評議使司奏本朝只取文科不取武科故武藝成材者少請以寅申巳亥年設武科其試取給牌一如文科儀試以諸家兵書及武藝取三十三人永爲定式從之武科自此始○又有所謂國子監試者德宗始置稱進士試其後或稱成均試試以詩賦忠宣王廢之忠肅王以九齋朔試代之旣而稱舉子試恭愍王謂監試所取例皆童蒙非經明行修之士無益國家罷之辛禑時復之其所取亦無定額或四五十或八九十人又有升

補試教宗始置稱生員試亦試以詩賦經義所取或
二三十人或八九十人
○本朝科目大抵仍高麗之制試以論表或賦策表則倍給分數明經則誦四書三經各書抽籤一條背誦周易則倍給分數每三年
一設科子午卯酉年為式年前秋初試春初會試殿試初場論中場賦表終場對策會試同初場殿試對策試官臨時望定廢知貢舉而開場前一日以無故朝官望定慮其容私故也
選額定以三十三人又有慶事則別設科名以增廣
或別試其所試亦賦表策等額數臨時稟定或四十人或十餘人近世以來必有稱賀之事輒設科比年開設或一年兩設故又有謁聖主上視學謁聖則其日命題制述取士庭試多於儒生會集時設行聚開庭試之皆燭刻試以賦表所試文其

日稟定或右試箴銘頌賦時而所常用者惟表耳○監試亦試以詩賦疑義生員試四書疑五經義進士試詩賦法云賦一篇箴銘詩中一篇而徒有其法而所常用者惟詩賦也生員進士各一百人武科試以射藝所試武藝木箭鐵箭片箭騎射騎槍武經等書額數二十八人其增廣別試謁聖庭試則或無講書其數無定或數百人少則數十多則千餘人若醫譯陰陽律科各以其學試之如明經之例焉今世仕進之途惟科目一門故士之有志於學者亦不免屈意就之而科業之士惟以抄集為務抄集者摘節經史文字取其字之對偶句之相近者截章分門以資綴緝謂之類抄若覽此則隨題引用可得裁剪之巧而其於經史本文專不留意所謂明經者惟以造話為心造話者以經傳逐段各摘其一字造為沿襲可笑易記之話以資其誦謂之聖令若熟乎此則能不忘其章段之次第疑似而其於大義全所昧昧此兩者皆習以成俗視為當然其為文扶經賦不止為宋末之弊而已監試又皆童蒙輕佻之輩代述者居多武科所得

藥是與知麤鄙之類爾

選舉議論附

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曰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彩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無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言小吏有爲姦欺者守令不察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夫

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貲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智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殽也請令諸侯列卿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其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授之以官使其材也以無以日月爲功實試用賢能爲上量

材而授官錄德所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帝於是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光武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
益懈而吏事寖疎咎在州郡詔下公卿朝臣議韋彪
上議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
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
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
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
以閥閱然要其歸在於選二千石賢則舉貢皆得其

人矣帝深納之

○順帝時張衡上疏曰古者以賢取士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皆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能焉陛下即位之初先訪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遊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祿於義

已加不復使治人及任州郡昔孝宣會諸侯於石渠
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
所宜從之乃若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
則泥君子故當致其大者遠者也
○晉武帝時傅玄以魏世士風頹廢上疏曰臣聞先
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節義道化崇於上清
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亾秦蕩滅先王之制
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亾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
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
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亾

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龍興猶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也帝善其說乃使玄草詔進之而不能用玄又奏曰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以上子弟則爲之立太學以敎之建明師以訓之隨才優劣以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而無遊人在其間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脩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蒞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遊輕剽而離其事仕繫名於太學而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遊手多而親農者小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爲宜亟定其制禹稷躬稼祚崇後代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使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今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使督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文武之官既衆賜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爲兵不得耕祿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三倍於前使冗散之官爲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

夫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爲九年之後乃有遷叙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不久則競爲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惟陛下裁之帝並善之而終不能用

○梁沈約論曰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釣爲周師傅說去板築爲殷相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牟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爲二途也漢末喪亂魏武時始於軍中倉卒權立九品盖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盖寡徒以憑

藉世資用相淩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多少隨
等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迨歲月
遷訛漸化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
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
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
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武
帝 天監中約又上疏曰頃自漢世本無士庶之別高
卑仕官一本三京師罷公卿牧守止還鄉里不入臺寺
爲民氣語且耋義甚希傳經授業皆學優而仕者
[illegible]主[illegible]中[illegible]許[illegible]王之學[illegible]有[illegible]

察舉人才秀異者爲公府所辟遷爲牧守入作台司漢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之士人並聚京邑其有守土不遷非直愚賤且當今士人繁多略以萬計常患官少才多無地以處秀才自別是一種任官非若漢世取人之例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過此乃雕蟲小道非關治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耳

○裴子野曰書云貴貴爲其近於君也天一無上而貴者是故道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周衰禮壞政出臣下卿士大夫自相繼及非夫嗣嫡猶等家臣且徒步匹夫見理侯伯軼間擁篲無絕於

時其後四方貴勢之家門客千數畢身折節比食同
苑雖相傾倚亦成風俗迄于二漢尊儒重道朝廷州
里學行是先雖名公子孫還齊布衣之士庶雖分
而無華素之隔自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寒士猶關
清塗降及季年專稱閥閱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
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轉令互爭銖兩所論必門
戶所議莫賢能苟且之俗成傲慢之禍作非所以敦
孫退讓厲德興化之道也
○後魏孝文帝時韓顯宗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
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

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有門地遂不復諳坐知此則可令別貢門地以叙士人何暇置秀孝之名也夫門地者是其祖父遺烈亦何益於皇家苟有奇才雖屠釣奴虜之賤亦用之苟非其人雖三后之胤自墜於皁隷矣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召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拔其才長望重者即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

○隋文帝開皇中治書侍御史李諤以選才失中上書曰自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浮華遂成風俗江

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
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
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
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
是閭里童昏貴游總角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
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業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
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辭賦
為君子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範
構無用以為用也捐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澆
漓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偽

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忝廁纓冕開皇四年
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
司馬幼之上表華豔付所司治罪由是公卿大臣咸
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似聞在外州縣仍
踵獘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於宗黨稱孝鄉曲歸
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
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
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
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
恐掛網者多請勅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

荳

○唐高宗時劉祥道以選舉漸弊條奏曰吏部比來取人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千四百人是傷多（永徽五年一千四百三十人六年一千十八人顯慶元年一千四百五十人）不簡雜色人即注官是傷濫（雜色解文三衛內外行署內外番官親事帳內品子任雜掌伎術直司書手兵部品子兵部長技勳官記室及功曹參軍檢校官屯副驛校尉牧長）經學時務等比雜色三分不居其一經明行修之士猶罕有正人多取胥徒之流豈可皆求德行即知天下共釐百姓之務者善人少而惡人多爲國以來四十餘載尚未刑措豈不由此且官人非材者本由用人之源濫濫源之

所起復臣入流人矣於簡擇令行署等勞滿唯曹司
試判不簡善惡雷同注官斗筲之器傷於易進其能
色應入流人請令曹司試判設簡爲四等奏聞量宜前用蓋有景行者爲第一等身品強壯及第八上并兵部所送人不合第一等及准例給送兵部者爲第二等餘量簡爲第三四等
第一等付吏部第二等付兵部第三等付
主爵第四等付司勳並准例處分其行署等私犯下
等公坐下下雖經赦降情狀可責者亦量配二司不
經赦降者放還本貫冀入流不濫且令胥徒之輩知
有銓擇若復素非廉謹必將漸自飭勵又曰古之選
者爲官擇人不聞擇人多而官員少今之選者亦擇

人但擇之無准約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
限人隨歲積豈得不賸謹准約所須人量支年別入
流數今內外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下一萬三千四
百六十五員略舉大數當一萬四千人人之賦命有
修促弱冠而從政縣車而致仕五十年食祿者罕見
其人壯室而仕耳順而退取其中數不過支三十年
此則一萬四千人三十年而略盡若年別入流者五
百人經三十年便得一萬五千人定須者一萬三千
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須之數況三十年之外在官
者猶多此便足有賸人不慮其少今每年入流者遂

至一千四百餘人應領五百數外常額一倍以上又
比案放還者見存亦千餘人更復年別新加實非捜
捜之法又曰雜色人請與明經進士通充入流之數
以三分論每二分取明經進士一分取雜色人又曰
儒為教化之本學者之宗儒教不興風俗將替今庠
序遍於四海儒生溢於三學而獎進之道未周國家
于今四十年百姓官僚未有秀孝之舉未知今人之
不如昔將薦賢之道未至請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
降綸言更審捜訪仍量為條例稍加優獎不然赫赫
之辰斯舉遂絕實為朝廷惜之

○上元初劉嶢上疏曰國家以禮部爲考秀之門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響應驅馳於才藝不務於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藝者可以約法立名故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制法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張之至如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張學干祿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捨其本而循其末況古之作文必諧風雅今之末學不近典謨勞心於卒章之間極筆於煙雲之際以此成俗斯大謬也昔之採詩以觀風俗詠卷耳則忠臣喜誦蓼莪而孝

子悲溫良敦厚詩教也豈主於篇文哉夫人之愛君如水之就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以德行爲先才藝爲末必敦德勵行以行甲科豐舒後才淡而不啻傳寔長者拔而用之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風動於外聖理於上豈有不變者歟

○武后時薛謙光以時雖有學校之設禁防之制而風俗流弊皆背本趨末以請托奔馳爲務上疏曰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邑之譽崇禮讓明節義以敦朴爲先調文爲後故人崇勸讓士去輕浮以計貢賢愚爲州之榮辱盖冀缺以禮讓升而晉人知禮文

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未有上好而下不從者也
漢世求士必觀其行故士有自修爲閭里推舉然後
府寺交辟而魏氏取人好其放達晉宋之間只重門
資與爲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梁陳之間特
尚詞賦故其俗以詩酒爲重未嘗以修身爲務隋文
帝納李諤之言詔禁文章浮詞時泗州刺史司馬幼
之以表辭華艶得罪由是風俗稍改政化可觀煬帝
始置進士等科後生復相馳競赴速趨時綴緝小文
名曰策學而皆以浮虛爲貴方今舉士尤乖其本鄉
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

祈恳不勝於拜伏或明製適下試令搜揚則驅馳府
寺請謁權貴陳時奏記希吹噓之澤摩頂至足冀提
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為覓舉夫覓者自求之稱非人
知我之謂也今夫舉人雖跡虧名教罪加刑典或冒
籍窮貧遨勳盜級假其賄賂即為無犯鄉閭設如才
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製敵只驗彎弧文標清奇則
登甲科藻思小減則為不第以此取人恐乖事實何
者樂廣假筆於安仁靈運詞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
長卿子建藻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為官則潘謝曹馬
必居孫樂之右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

蓋由此言之固不可一槩而取也其武藝亦然故諸將不長於弓馬良相寧貲於射策願陛下降明製班峻列文則試以理官武則令其守禦使浼名濫次之伍無所藏其庸謬臣謹按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夫臨難決疑乃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又按楊得意誦相如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任故也又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儀責其冒薦成子之得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遜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塞矣仍請寬

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試令守以觀能否參
撿行事以覈是非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擧者抵欺
罔之罪自然擧得才行而君子之道長矣
○劉秩擧選論曰夏殷周選士必於庠序非其道者
莫得仕進是以誘人也無二其應之者亦一及周之
末諸侯異政取人多方商鞅說秦孝公變法令非戰
非農不得爵位秦卒以是并吞六國漢室初定貴尚
淳質高后擧孝悌力田文景守而不變故下有常業
朝稱多士及孝武察孝廉置五經博士弟子雖門閥
二三而未失道德也逮至晚世鏡意四夷軍旅相繼

官用不足故聚歛計料之政生設險興利之臣起而法先王之術習俎豆之容者無所任用由是精通秀穎之士不遊於學遊於學者率章句之儒也是以昭帝時霍光問人疾苦不本之於太常諸生徵天下賢良文學以訪之至於東漢光武好學不能施之於政乃躬自講經肅宗以後時或祖述尊重儒術不達其意而酌其文三公尚書雖用經術之士而不行經術之道是以迄于東漢慷慨方通之士寡廉隅立節之徒衆漢氏失馭曹魏僭竊中正取士權歸著姓雖可以鎮伏佗庶非尚賢之術于時聖人不出賢哲無位

詩道大作怨曠之端也洎乎晉宋齊梁遞相祖習其風彌盛舍學問尚文章小仁義大放誕談莊周老聃之說誦楚詞文選之言六經九流時曾閱目百家三史罕聞於耳撮群抄以為學總衆詩以為資謂善賦者廊廟之人雕蟲者台鼎之器下以此自負上以此選材上下相蒙持此為業雖名重於當時而不達于從政故曰取人之道可以敎化周書曰以言取人人謁其言以行取人人謁其行取人之道不可不慎也原夫詩賦之義所以達下情諷君上也近之作者先文後理詞冶不雅既不關於諷刺又不是以見情蓋

失其本又何爲乎隋氏罷中正舉選不本鄉曲故里
閭無豪族井邑無衣冠人不土著萃處京畿士不飾
行人弱而愚夫古者以勳賞功以才蒞職以才蒞職
是以職與人宜近則以職賞功是以官與人乖古者
計人而貢士計吏而用人故士無不官官無乏吏近
則官倍於古士十於官求官者又十於士故上無官
官之祿吏擾人古者王畿千里之外封建諸侯諸侯
之吏自卿以降各自舉任當乎漢室保傅將相外餘
盡專之州縣佐使則皆牧守還辟夫公卿者主相之
所任也甸外之官吏者又諸侯牧守之事也然則主

司之所選者獨甸內之吏公卿府之屬耳豈不寡哉所選旣寡則焉得不精近則有封建而無國邑五服之內政決王朝一命拜免必歸吏部按名授職猶不能遍何暇採訪賢良按覈行能耶時皆共嗤其失而不知失之所以故備詳之

○洋州刺史趙匡舉選議曰昔三代建侯與今事異理道損益請自漢言之漢朝用人自詔舉之外其府寺郡國屬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修身於家而辟書交至以此士務名節風俗用修魏氏立九品之制中正司之於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門之秀屈矣國朝

擧選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訛夫才知因習就固然之理進士者時共貴之主司褒貶實在詩賦務求巧麗以此爲賢不惟無益於用實亦妨其正習不唯撓其淳和實又長其佻薄自非識度超然時或孤秀其餘溺於所習意味本源欲以啓導性靈奬成後進斯亦難矣故士林鮮體國之論其弊一也又人之心智蓋有涯分而九流七略書籍無窮主司徵問不立程限故修習之時且務鈔略比及就試偶中是期業無所成固由於此故當代寡人師之學其弊二也疎以釋經蓋筌蹄耳明經讀書勤苦已甚既曰問

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而當代禮法無不面墻及臨人決事取辨胥吏之口而已所謂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者也故當官少稱職之吏其弊三也舉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沒齒而不登科者甚衆其事難其路隘也加此而雜色之流廣通其路也此一被十此百被千搔其秩序無所差降故受官多底下之人修業抱後時之歎待不才者何厚處有能者何薄崇末抑本啓昏窒明故士子舍學業而趨末使其弊四也收入既小則爭第急切交馳公卿以求汲引毀譽同類用以爭先故業曰儒雅行

成儉薄非受性如此勢使然也浸以成俗虧損國風其弊五也大抵舉選人以秋初就路春末方歸許息未定聚粮未辦即又及秋書業不得修習益令藝能淺薄其弊六也羈旅往來靡費實甚非唯妨闕生業蓋亦隳其舊產未及數舉索然已空其弊七也貧窶之士在遠方欲力赴京師而所冀無際以此揆度遂至荒身使茲人有抱屈之恨國家有遺才之闕其弊八也官司運江淮之儲計五貴其四乃達京邑芻薪之貴又十倍四方而舉選之人每年攢會計其人畜蓋將數萬無成而歸十乃七八徒令國中煩耗其弊

九也爲官擇人唯才是待今選並格之以年數合格者判雖下劣一切皆收如未合格應科目者纔有小瑕莫不見棄故無能之士祿以例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此非古人求賢審官之義亦已明矣其獘十也選人不約本州所試悉令聚於京師人既浩穰文簿繁雜因此渝濫其事百端故俗間相傳云入試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又獘之尤者今若未能頓除舉選以從古制且稍變易以息獘源則官多佳吏風俗可變

○沈既濟選舉議見任官條○按選士將以入官雖其條序有辨而本非二途後世科

目資格之法與則遂判為二途以故其所論說者亦未免為二端矣今於選舉任官諸說亦各從其條載之而其有相參者使得互見之云宋馬端臨之言曰古之用人德行為首才能次之虞朝載采亦有九德周家賓興考其德行於才不屑屑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閭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俾之入備王官以階清顯蓋其為法雖有愧於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至於隋而州郡僚屬皆命於銓曹搢紳發軔悉由於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掛者資格而已於是勘籍小吏得以司升沉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於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勘籍小吏而專校其資格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有者又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三代之時法制雖皆考校本明賢愚自判往往當時士之被舉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偽日甚法令滋多科目為取士之途銓選為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為防閑檢沿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

於是科目之法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爲謀矣觀於此說亦可以知其槩矣

○杜佑曰三王之世立庠塾於鄉閭建黌學於都邑訓公卿大夫之子弟設俊造之目而勗勉之自幼年入學至四十方仕然後行備業全事理績茂秦漢以降乃異於斯其行教也不深其取材也務速欲人浸漬於五常之道皆登仁壽之域何可及已夫上材蓋寡中材則多有可移之性故有教方善若不敎其教欲求多賢亦不可及已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而況以言取士旣已失之考言唯華失之逾遠若變茲道材何遠乎

○宋仁宗時王安石上疏曰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

之技能不足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也而世之議
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
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
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
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
士之道而敺天下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
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
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
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
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巖野蓋十八

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夫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

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為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

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章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愼重者也故古者敎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敎之其才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

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偶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事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彊宿衛之事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彊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愼之選推而屬之

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

○神宗時程子明道上疏論十事其論貢士曰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

○程子伊川上疏曰天下之治由得賢也天下不治由失賢也世不乏賢顧求之之道如何爾今夫求賢本為治也治天下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之治天

下之道也求乎明於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
道者各以其所得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業者使爲
宰相有卿大夫事業者使爲卿大夫有爲郡之術者
使爲刺史有治縣之政者使爲縣令各得其任則無
職不擧矣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國家取士雖以
數科然而賢良方正歲止一二人而已又所得不過
傳聞強記之士爾明經之屬唯專念誦不曉義理尤
無用者也最貴盛者唯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爲工詞
賦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學之以取科第積日
累久至於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居其

役賞其富業則未嘗學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爲御
求其善也不亦難乎往者丁度建言祖宗以來得人
不必恩蔭之甚議者至今記爲使異論異固以異爲
善矣今天下未治議由有君而無臣也豈世無人求
之失其道爾苟欲求士必得豈無術哉又曰王道之不行一千年
矣後之愚者皆云時異事變不可復行此則無知之深也然爲人主往往惑於其言今有人得物於道云
王工曰玉也下衆人曰石也則當以玉工爲是乎以衆人爲然乎必以王工爲是矣何則識與不識也聖
人嘗發思以治後世而愚者謂不可行教今則將守聖人之道乎從衆人之言乎謂衆人以王道可行其
猶言聾者以五色之辭詢聾者以八音之美其曰不然宜也彼非皆五色而惡八音間見限也
程子又曰漢儒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

足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朱子曰古者教人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為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覆澄汰至于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或從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為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為何如哉

又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

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其所以居之者無
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
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不
憂爵祿之不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
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三代之
教藝爲最下然皆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
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
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
爲法不然雖有鄉擧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
利誘之一道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

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旣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
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
者又皆恠妄無稽而適足以壞敗學者之心志是以
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
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此亦可
驗其爲教之得失矣必欲改制以復先王之舊而善
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
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矣 明道熙寧議見上篇
又曰古之教者莫不以德行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
敷五教命典樂以教冑子皆此也至於成周而法始

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擧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擧不復見矣積至于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也

右選擧得失歷代議臣先賢之論已具更不復多談苟有明君變其所弊復其所善在一轉移間而衰可爲盛亂可爲治矣世之言者例以古今異宜爲說雖知其說之非猶不能無或焉蓋觀事物之情然後乃深知其爲誕妄無據也夫天理之固然人心

之所安事勢之所形如此則得如此則失如此則治如此則亂如此則安如此則危者固萬世如一何者為變原其法之所由起其初蓋有昏欲之君諂佞之臣姑以便目前之私而變亂古章繼世者因而循之因循既久有若舊法則輕有義質之主無心得之學指古之切如古之明王者故每為庸人所沮而亦莫之改其本末上如斯耳何嘗風氣有變而因風氣而為之制者乎其制法既如此則俗之事為驅之使然不得丁與古有異人見其與古有異也而遂以為風氣人情已變於古嗚呼可勝歎哉或曰凡事往當求其善而已奚必泥跡而一一復古曰非以泥跡也事之莫善為者古皆行之莫不善焉者後世皆蹈之故取其善焉則自為復古捨其不善焉則自為變今此知者為能知之孟子謂為政而不行先王之道可謂知乎真知言哉非獨此一事百事皆然也○詞科武科作偶之習蕩武后此只如燕山荒淫變亂貢案至今不能改耳無他意義也

隨錄卷之十二

疏略

六